

禅真后史

序

糜公有言：“佛为朝廷养济院，有功于国。”则亦取其真；实际非必捐妻肉之累，饭藜茹藿，膜拜燃香，吟梵喝偈，作净土津梁。乃俗子扬其波，儒流亦且导其澜，祈悟门于贝叶琅函，不复问拯世义民实事。翻阅参求间，一腔热心已消矣！暨出，实建登，投老林壑，又拾《传灯》余炉，与二三黄面髡相诘难，依皈拱卫，胥老稚投礼空王。噫！真在是乎？不知大根器人何尝不从仙释中毅转，何尝不向仙释中归根。其间一段真功行，良善可兹，疲癯可起，奸逆可锄，魑魅可扫；慈悲肝胆、侠烈心肠具备，不尽惨然眉低，断努目态也。则煦煦谈矜恤者伪，而柔刚互连者真；拘拘明心性者伪，而晦蒙不蚀者真；汲汲事焚修者伪，而践履沉实者真。即如薛仙，身膺天箓，已入圣而脱凡，犹必再试之时艰，以补昔日罅漏，可识真之旨矣！然不指迷真之幻影，世且认贼作子，来金吾、党氏俱可身上金台；不指导真之竟究，世且丧志望洋，秋侠士、耿郎胡得立地成佛？揉叛盗于忠良，祛奸慝于禁近。《后史》皆所以补《逸史》未备，所为继之而起也。若夫清溪道人试提醒于前茅，已作南车之指；猛钳锤于后劲，允为暗室之灯。衷以屡注而逾热，识以久历而逾沉，奇以弥触而弥吐。万鼎不足铭其怪，溟海不足方其灏，时花不足斗其艳，朝直不足侔其鲜！人各具眼，应尽恠目挤舌相惊赏，毋饶不佞笔舌也。

时崇祯己巳兰盆日，翠娱阁主人题。

第二十五回

木马驿剑侠谈心摇蒙山洞苗酋作乱

诗曰：

云飞电掣疾如神，剑侠何由践驿亭；
百刃如身浑不惧，挥毫犹自写家音。
灯前宛转谈心曲，四野鸡声情未足；
临行着意赠兵符，直指边陲势破竹。

话说刘廉访审断印星白昼抢夺平民宝贝这一桩公事，心中大恼，待将印星责谴，因念“绝嗣”二字，有感于衷，拂纸挥毫，写下监票，发印星下大狱中监禁。正是：

不愁你势焰滔天，只怕他问官作对。

有诗为证：

倚势欺民夺异珍，反羁狴犴受违遭；
设非执法无私曲，谁道羲皇照覆盆。

刘廉访怒气未息，将抱状虞侯打了三十下，取一面二百余斤重枷枷于司前通衢示众。此时关赤丁、賁禄得了宝贝不

敢留停，飞奔出城，各自取路回家了。印衙人伴星夜回衙，报知消息，一壁厢贲银两往狱内使用，安顿公子，又遍请州县乡绅连名进司，见刘廉访保领印星出狱。刘仁轨将前事对众备细说了，又把印星所写碧水源流与诸官看，众官皆笑，再三婉言委曲求息。刘仁轨允诺，随将印星释放。众乡绅簇拥到客馆开宴，解闷。不题。

且说刘廉访与夫人龙氏商议，预整行装，俟候消息，只索打点归闲致仕。弹指之间，倏尔半载。忽一日，县官差人飞报：大谏议谷那律单荐刘爷廉能古博、文武全才，推升果州路总督，旧任马爷立候交代，星夜起程。数日后，圣谕实报已到边州，官吏迎接者陆续而至。刘仁轨选下日期，将家眷发付先行，随后上车缓缓出关。此时满城百姓焚香顶礼拜送，刘仁轨恋恋不舍。有诗为证：

耿介不拜权，黎民均感德；
拜别泣都门，黯然心惨恻。

刘仁轨等一行人陆路水舟，已至鄂州界口，忽见瞿家家僮阿晓浑身缟素，沿江飞骑而来。见了刘仁轨车从，滚鞍下马，哭拜于地，怀内取出一绵纸柬贴呈上。刘仁轨接了，看那贴面上乃“讣状”二字，心下惊惶，急展开看时：

不孝罪逆深重，不自殒灭，祸延先考，于月日终于正寝。谨此讣闻。

孤哀子瞿珏等绝粒泣血稽颡拜

刘仁轨看罢，哭倒地上，众官吏急急扶起。晓儿已对夫人并小主说了，一齐放声恸哭。龙氏要与做官的同往辰溪吊奠，然后之任。刘仁轨道：“伯父遐升，理应祭奠。但朝廷钦限紧迫，立等交代，如之奈何？”龙氏道：“昨问那推车军校，果州风土民俗如何？彼言此州切近西夷，人皆鸷悍。况沿苗连结，不时反乱，山寇极多，水足最险。目今蒙山洞作变，苗酋骨查腊侵掠边州地方。旧任总督马公差官督兵剿捕，屡遭败衄。马公告病思归，只待新官临任，交割了印信军马，彼好回乡避难。妾身细思，相公以一介书生，位登宪长，功名不为不显；宦囊虽为淡薄，亦可养赡暮景。不如上本辞位，持冠而回，免去跋涉远方，忧心挂胆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夫人之言虽善，可惜缓不济事。目今离建州以来，将及两月，募于半途上本辞官，朝廷岂无疑惑？倘逢物议，难免欺君之责。”龙氏道：“相公此一行，虽蒙皇上天恩，膺受显秩。妾身逆料，莫非印中贵暗种祸根倾陷？相公亦宜防闲。”刘仁轨道：“不然。彼既怀戕妬，岂无衅隙可乘，反加我以重位也？读书人受君之禄，命悬君手。尽忠前往，生死听天。”龙氏反覆劝阻，刘仁轨坚决不从。瞿琰道：“适闻大哥之言，竭躬报国，臣子之职当然。大嫂之论，明哲保身，知己之谈宜听。弟有两就之计，望兄鉴纳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吾弟有何高议，即当面讲。”瞿琰道：“小弟本该随哥哥同往，讵料爹爹弃世，寸心如割，恨不得插翅飞回。大哥钦限至急，速宜赴任，为国分忧。大嫂身体羸弱，每生腹疾，若使远行瘴地，切虑水土不服，旧恙复萌；况且苗蛮不时争乱，嫂嫂胆怯身衰，怎能禁受？不如同我回家，姑缓数月。待爹爹奔丧之后，候大哥信至，兄弟送嫂嫂同临任所，

实为两便。哥嫂以为何如？”刘仁轨笑颜称善，龙氏欢喜允从。当下夫妻商议定了，取出银两，差人买办礼物完备，就于驿馆安宿。次早，刘仁轨留下丫鬟男妇六人伏侍夫人，将宦囊什物尽数交与瞿琰带回，另差军校二十名护送。此际夫妻，哥弟分别，免不得凄惨一回，这也不必说得。刘总督一行人迤迳往西南进发，不题。

且说龙氏与瞿琰同乘了一辆车儿，监辖着箱笼行李，抄路往卢溪州来。不一日，已到毗离村口。叔嫂二人直到门首下车，迳入孝堂，灵柩前哭拜一番；令军校捧过黄檀一炷，计二十斤；白煜一对，计五十斤；素绢四十端，土布二百疋，贖仪百两，献于灵前。瞿珏弟兄拜谢已毕，随行军校将一座宦囊行李交割明白。瞿珏重加赏赐，发付起程。

且不说瞿天民丧事何如，单表刘总督自别了夫人登舟之后，不一日已到木马驿前。当晚就于驿亭寄宿，分拨军校于驿外四面巡逻，以防不虞。驿官进上饭膳，刘总督吃罢，待欲就枕，奈一时神思不宁，且于榻前灯下看书消遣。坐至二鼓将绝，静听万籁无声。猛听得檐前一声响亮，急抬头四顾，忽见一红衣壮士手执利剑飞步入来，站立案前，怒目上视。刘仁轨从容问道：“观君相貌不凡，乃奇士也。深夜至此，莫非为刺客否？”壮士道：“予奉印常侍之命，来取公首级，端候已久，今夜才得相逢。”刘仁轨道：“那常侍莫非是当今朝廷宠任秉笔内臣印戟乎？”壮士道：“然也。”刘仁轨笑道：“既如此，一死何辞！但乞尊从少待片时，下官写数字寄与家间，然后就刃。”壮士道：“公莫非嫌予迟缓，用计擒捉乎？”刘仁轨道：“下官登程以来，此命久已置之度外。大丈夫视死如归，何计之有？况君家剑术如神，刺予

首呼吸间耳。纵有诡计，从何施展？”壮士道：“此言非欺我也。速写家报，莫延时刻。”刘总督举笔展纸写云：

目前印星见财起意，强夺关赤丁玉蟹、贡禄赤猴，予奉公执法，使关等去璧复完，印星大奸遭叱。承夫人见谕，必有奇祸。今于剑南木马驿中，偶逢剑侠，赐以善终。人皆有死，死复何憾？但负朝廷厚恩，未能获报于尺寸也。夫人切莫悲啼，乞以不妄为戒，俾后入谄谀是饴，直道为蛊；林泉耕牧终身，切莫仕途弦耀。至嘱，至嘱。

壮士见了，忙问道：“那关赤丁，老爷从何处会来？”刘仁轨道：“家书草就，乞斩予首级而去，免使那人悬望。”壮士道：“某系剑侠，颇读诗心。匕首虽利，不伤烈士。某当行刺以来，每见慌张悚惕、哀号乞命者甚多。要如督爷从容态度，谈笑自如，不以生死为念者，万中之一耳！某见之心慑神服，何忍加害？适观督爷写出关赤丁玉蟹，又云去璧复返，其中必有情迹，督爷可言其详。”刘仁轨将关赤丁并贡禄岳庙赛会，印常侍之子印星诬盗夺宝，及后覆详辨冤，给出罪之事，从头至尾，细谈一遍。壮士纳头下拜道：“小人不知督爷如此高谊，险些儿害了好人。万死！万死！”刘仁轨扶起，道：“好汉不行刺害，反行重礼，何也？”壮士道：“关赤丁乃某盟友，出入西番，大获利益，周人之盆，济人之急，况兼精于骑射，最有义气。某母老家贫，受彼之惠实多，适被竖子所陷，若非督爷存公释放，险丧其命。令督爷不挥翰札，亦不免予利刃之锋。此非人谋，实天定也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公既受印常侍重托而来，不斩予首，

何以覆命？”壮士笑道：“某虽剑侠，家实贫寒。然雅慕贞诚，不图奢靡。苟逢知己，纵刎颅剖胆，亦所甘心。倘遇不平，便奋戟挺戈，誓诛奸狡。前因与印常侍门客交厚，被力荐于印公，出入帷幄，参赞政机，赖常侍待以心腹，每欲奏闻皇上，赐予爵禄。某自思福薄，力辞其议。偶于公署中与公子谈及：‘督爷贪婪肆恶，荼毒百姓，与家君有不世之仇。家君宽厚，反荐援于朝，擢以重位。可怜果州路亿万生灵必遭鱼肉，怎能够一个仗义英雄杀了这厮。实万民之福也。’某一时奋激，飞跃而来。谁想督爷如此真诚雅饬，不以生死芥蒂。某反思那厮诡言，乃愚我也。若不剪除，必为民害。”说罢，长揖欲行。刘仁轨款住道：“足下惠我以生，乃非常之德。常闻义士不以财利动心，下官若以金帛赠君，反贻君诮，是不敢耳。”壮士叹息道：“知心哉，刘爷也！知心哉，刘爷也！”刘仁轨又道：“足下乞留姓字，以为他日萍水之证。”壮士道：“某以四海为家，久忘名氏。异日倘得相逢，但呼‘翀霄子’足矣。只恨误听竖子之言，几陷人于不义，若不斩彼头颅，何以洩愤？故即拜辞长往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吾闻仁者不绝人之后。印星虽系狂妄不才，念彼弟兄二人只存此子，倘有差池，则绝后矣。君子处世宜宽，莫生戕忍之念。”壮士道：“仁者之言，敢不佩服？某虽出入常侍之门，蒙待予以优礼，察彼行藏举止，外宽内忌，事多阴险。今日某之卤莽，未必不出于常待之笼络也。某今不往。彼必复生暗害，督爷不可不慎！”又于怀中取出朱符一纸、短剑一口呈上，道：“果州切近西夷，每多邪魅巫蛊之术。督爷藏符于身，诸邪皆不敢犯，可免蛊魅之害。印常侍门客虽多，皆出吾下。某不覆命，彼必复遣人至。督

爷可将此剑悬于卧榻之前，诸雄自不敢近。愚衷竭矣，前途万祈珍重！”刘仁轨再欲言时，猛听的“豁刺”地一声，那壮士早已跃于屋顶，但见一道金光，星飞电掣而去。刘仁轨嗟叹良久，侧耳听时，樵楼已催五鼓。但见残星犹烂，斜月将沉，烛影半明，鸡声四起。静坐暗思，转觉神魂悚惕，不敢就枕，和衣隐几而卧。少顷，天色黎明，早膳毕，众官吏人役簇拥上车，取路前进。

趲行数日，早到南平界口，一带尽是山路。只见树木参天，猿猴野啸，数十里并无屋舍人烟。从早至晚，才趲出山嘴。一望时，旷野深林，又不见人迹来往。刘仁轨惊疑，忙令人停下车儿，问官吏：“这是什么去处，如此荒凉，前去难以驻足？”长接军校禀道：“再行里余，林尽处有一古寺，可以安宿。”刘仁轨催促趲行。出得林外，天已昏黑，果然有一大寺，前站军健先入寺中通报。一霎时钟鸣鼓响，住持等秉烛齐出山门迎接。刘仁轨举目看时，寺门首有一匾，匾上书着“永祥寺”三个大金字。刘仁轨迳入方丈中。僧众供茶献酒，铺叠床帐，候至更深散去。其余人役四散安歇。

刘总督案间停烛，帐前悬剑，和衣睡于床上。将及三鼓，正朦胧睡去。猛听得“咭叮当”一声响亮，刘仁轨从梦中惊醒。静听时，铿然有物坠地。心中暗解，不敢呻吟，急坐起屏息于帐中窥觑。少顷，又见一物从门外飞掷进来，刚掷于宝剑之上，“砣铬铮”火光爆绽，那物坠于帐前。刘仁轨宁神静坐，直到五更，不复见有动静。看看天色明亮，只见床前插着两口利刃，长有二尺四五，锋芒耀目。拔起展转细看，剑尖上嵌着金字：一名“金雏”，一名“玉尾”，刀靶上皆有“印府”二字。刘仁轨两手加额，欢喜道：“今

日予之得生，皆赖翀霄子赠剑之功。此恩此德，当铭肺腑。”暗中嗟叹一回，随将利刃藏于匣内，赶早催促起程。

行至蒲原地界，旧总督马公交了印信自去。又数日，方抵果州路。此时，合州大小官员都出郭外迎接入城，一应新任规例自不必说。统制官等禀道：“蒙山洞苗酋骨查腊拥数千精锐洞蛮，掳掠村镇财帛，杀戮子女。去任马爷畏缩不战，彼得肆志横行，渐次骚扰附近城池。今龙门州被围日久，乞老爷急添军马剿灭，百姓才得安生。”刘仁轨道：“我蒙皇上钦勅，正为此事星夜前来。昨已发下檄文，各州征兵。今且分守要害地方，候大军集，我自监兵督阵，赖汝等用心剿贼。等奏捷献功，另行升赏。”众统制官等齐声应诺而退。随后各州军马陆续皆到。刘仁轨正欲整顿出战，忽探马报道：“骨查腊三日之前，已撤围退去。”刘仁轨疑有虚诈，复差人前去打探。回覆道：“骨查腊举兵离洞，已经数月。其妻辛氏并爱妾三人皆与嫡弟骨黎庐有奸，大小争锋，各拥苗姑厮杀，合族洞蛮不忿，聚集亲丁将骨黎庐、辛氏等杀戮无遗，洞中大乱。骨查腊闻变，乘夜撤围散去。”刘仁轨大喜，只留二千兵协守龙门城，其余将士尽行回镇。不知骨查腊回洞之后，复来攻城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从百姓鼓勇逐蛇摇三洞主改邪归正

诗曰：

狂药同怡貌若花，两般滋味毒如蛇；
使君盛德屏三蛊，正气端能胜狭邪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这果州路沿边山岛地方，共有五十七洞，洞主名为酋长。朝廷赐印，各自管辖军民。内中也有田地市镇，种植经营，一般完纳粮税。凡有词讼，皆属洞主审断。若遇大辟重刑，方才申详上司。那五十七洞互相婚配。这酉阳甸折冲诸洞，襟带五溪。这洞主沙或迷，傍山四围筑就城堡，乃西夷各洞出入这路。东首一洞名灵关，洞主姓乜名律新。西首一洞名清江，洞主姓利名把答。三洞各拥苗兵万余镇守，结为唇齿，连络自据。那苗兵的钱粮，都是总督府中给发。以外五十四洞酋长受其约束，每岁钱粮、方物，都送与三洞主，类总解入朝廷。凡一概上司邻州官员到任，必先用计下蛊，然后暗通关节，彼此贿赂公行，把持官府。做官的一场辛苦，所赚财禄大半送与他用。如与他相拗不厮合时，暗中念动咒语，蛊毒生发，多害性命。故剑南地面称三洞主为巴西三蛊。

当下，中洞主沙或迷闻知新总督刘爷临任，预写传贴，通知东西二洞主办礼物，差人庆贺。苗丁等星夜奔到总督府，献上礼单。刘仁轨展看，乃治下土官统制沙或迷等谨奉上土绸十端、毛褐四十疋、山羊二十羴、巴豕二条。刘总督暗想：“绸褐、山羊，俱系土产。但巴豕二条，不知何物？”吩咐军校：“一概礼物，暂停于外，只取巴豕进来。”苗丁忙令人把巴豕抬入府中。刘仁轨看了，不觉心震面熟。原来那巴豕是两条大蛇，昂头掉尾，身长数丈，细目长齿，香气触人。刘仁轨正色问书吏道：“此为巴豕乎？”书吏道：“正是。凡新任老爷至此，三洞主贡献土产以充肴馔。”刘仁轨道道：“此巨蛇必有毒气，食之岂无疾病？”书吏道：“这蛇生于山谷之中，大者五百余斤，其次一二百斤，至小者五七十斤。土官取之，烹割而食，其味甘美，与猪肉无异。或糟与醢，更为鲜美，故取名为巴豕。”刘仁轨笑道：“既如此，权且收下。”将前项礼物一丝不受，重赏苗丁回洞。刘仁轨退入私衙，暗想：“巴豕形状蠢恶怖人，食之不祥。”夜静，令人放入墙外城河水里。三更后，忽听锣声大振，喧嚷不息。刘仁轨虑有变乱，忙起来穿衣，秉烛坐听消息。直到天晓，喧声方止。唤值堂官吏询究夜间之事，官吏禀道：“附近沿河百姓，专倚养鸭生子以为生计。昨夜忽有二大蛇从河内涌出，吞食两岸之鸭，故百姓鸣锣驱逐。二蛇盘旋奋恶，群鸭已被他吞食百余，直待天色将明，方才迅跃而去。大者逃脱，小者被百姓乱弩射倒，已剥皮剁肉，大众均分，因此喧嚷半夜。”刘仁轨道道：“此二蛇即苗长沙或迷所送者，我见其蠢恶异常，故不用而弃之。适下水之时，低头闭眼，气已垂绝，何能奋迅食人之鸭？”官吏跌足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

这两条蛇洞主捕捉之时，不知费了多少银两功夫，才得送与老爷，极其敬重。若送下司州县官长，又是次等细小之蛇。此蛇猛鸷神速，其行如飞。非英勇精锐之士不能近傍。凡洞主擒获时，养于洞中石坑之内，常以药酒倾下，使蛇吞之，骨软毒消，故垂首闭目，其形如醉。若放入水中，药气顿除，猛毒如旧。众人若非用弩攒射，怎能够奇物入手？老爷不知轻弃，沿河百姓之福也！”刘仁轨笑道：“此物纵万分奇妙，吾亦不忍食之。”有诗为证：

巴豕形状恶，胡为称珍馐；
达士遵其生，宁将掷东流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苗丁等回洞禀覆洞主，细说此事，沙或迷不悦道：“刘公不受此二蛇，初计已成虚度。”即请东西二洞主计议。利把答道：“咱等共申一道公文，求请督爷预支次年给赏布粟银一万六千余两。如依数给我，又作区处；倘挠阻不从，只用那话儿便了。”沙或迷欢喜，共写下一角公文，差本洞承局往果州总督府投上。刘仁轨见了，笑道：“我这里本年支给尚且不敷，怎有预给于汝？”将公文一笔涂抹，掷于案下。承局回洞说了，沙或迷道：“这鸟官不知咱们的手段哩！且呼这件灵物去时，管取他昏迷落毅。”又差人与东西两洞主说知，共行其术，不题。

且说刘总督叱洞蛮承局去后，两旁人役皆掩口暗笑。刘仁轨见了惊疑，暗料个中决有情弊。一连数日，公务了毕，即回后堂焚香读《易》，或凝神端坐。夜则悬剑藏符，停灯和衣而睡。忽一夜三更时分，正朦胧睡去，蓦听得“索索”

之声起于帐外。急坐起开眼看时，只见一条蟒蛇长有二丈，浑身火光闪烁，口吐烟雾，舌长尺余，在榻在四围旋绕，以黄气吐入帐中。次后又见一蛇从北窗飞入来，浑身乌黑，口吐黑烟，涨满一室。少顷，又见一蛇从西首屋檐中钻入来，浑身雪白，口吐涎沫，喷入帐中。此时，刘总督执符于胸，正襟端坐，神色不动。捱至五鼓将尽，有一厨子到廊下方便，从房外经过，忽见满屋烟光透起，喊叫：“督爷房中失火！”合衙人役军卒一齐惊起，打入房来救火，只见是三条大蛇，在总督榻前旋绕。军健们心知其事，都趑身往外跑走。私衙僮仆人役皆拚命各执刀杖乱砍，霎时间三条大蛇皆被砍倒。众人急掀帐看时，刘爷端坐于榻上。大众欢喜异常，即将值宿牙将等逃散不行救应之事说知。刘仁轨令众人且休散去，围护至晓，将蛇拖出于辕门之外架火烧毁。将值宿牙将二名捆打一百，游街示众；以下巡更、守宿等人役，尽行革役不用。

这消息传入酉阳洞来，沙或迷三个洞主错愕不已，共议道：“刘总督是何等样人，有此神异之术？生死二蛊，皆不能害，岂不骇死人也！”乜律新道：“此二蛊自来百发百中，谁不落咱彀中？今遇此神人破了妙法，那一项钱财休想入手。咱洞中清苦，支給不敷，何以裁处？”沙或迷道：“不难！不难！任他手段高强，难脱咱们圈套。毕竟用那酒色二蛊，自入咱家罗网。”利把答道：“目今以阅武为名，请老刘至此操练，下此二蛊，管取不疑。”沙或迷道：“不可！彼既有神术，必多筹画。咱们请他阅武，发生疑惑。不如姑待月日，待彼出巡之际，决从此经过，咱们率各洞长官邀请寨中筵席，乘机进蛊，事在掌握之中。彼若疑而不来，即将

酒席、女乐馈送，彼必受而不辞。这是从容定计，事无不妥。”乜律新道：“长兄计虽玄妙，倘老刘既不赴席，又不受礼，怎奈他何？”沙或迷道：“老刘果奸狡不落咱三蛊之内，只索以克减军粮为由，纠集各洞健丁，杀入省城，据定巴西界口以图进取，煞强似洞口困守。”利把答、乜律新踊跃大笑，称为神算。痛饮沉醉，各还本洞不题。

再说刘总督自灭了蛇蛊之后，合衙门人役敬服，况向来为人平易，待下司以礼，结百姓以恩，官员士庶莫不悦服。倏忽之间，又过数月。当下正值孟夏天气，连月霖雨不止。田中禾苗尽皆淹没，一时米价腾涌，百姓惊惶。刘仁轨急发下公文，令各州县开仓赈济。一面赉给库中银两，差官遍处余米，半价发卖。又设宴于公堂，延请远近宦室富民，预借米粟，暂救饥民，待下年丰熟依例偿值。因此合省人民，俱幸全了性命。此时，各洞苗丁亦遭大水，汹汹不安。刘仁轨虑有变乱，亲自巡行安抚。已有人报入酉阳洞来，沙或迷急请东西二洞主，同出境外三十里，迎接刘总督入寨。参见已毕，刘仁轨询问各洞水患何如？沙或迷禀道：“溪水污沂，蔗米无收。各洞男女嗷嗷待哺。乞爷台开恩赈济，以救生灵。”刘仁轨道：“我已差官运米，不日到来。但以平价售之，莫行侵劫。”沙或迷道：“得老爷如此赈恤，苗民赖以全生。谁敢悖逆，以违天命？”刘仁轨道：“此皇上钦恤，予何恩之有？各洞酋长、人民皆赖汝等统摄宁静，朝廷悉知，不久必有恩典至矣！”沙或迷等顿首称谢。就于洞中杀牛宰马，大排筵席款待。刘仁轨不疑，尽兴而饮。酒至关酣，沙或迷唤一伙苗蛮阶下舞剑为乐。刘仁轨令移入中堂，凭几顾盼，抚掌大笑。苗蛮舞罢，赐以酒肉犒赏。少顷，奏

动鼓乐，四个绝色苗女歌舞侑觞。刘仁轨大悦，吃得酩酊大醉。随行官吏禀道：“日已将斜，请老爷登车回镇。”刘仁轨令一面打点执事：“予将行矣！”只见灵关洞主乜律新跪下道：“感爷台不以山洞为僻，大驾亲临。沙酋长小筵，已蒙爷台不疑慨饮，咱东西小寨聊整山肴椰酒，恳天恩暂移车驾，俯赐一乐。咱犬马等不胜感戴！”刘仁轨道：“正是，我也要到你两寨中观看风景民物，又承汝等一片好情，我怎么不领？但今日天包已晏，暂回临镇，明早吾当再至。”沙或迷跪道：“山径险僻，往返甚艰，老爷不鄙小寨荒凉，屈留一宿，姑缓二日，东西两寨均沾雨露矣！”刘仁轨含糊道：“也通，不妨，何害？绝妙！”沙或迷等暗喜，就于后堂铺叠一切卧具，极其华丽。留下苗女四人，以伴衾枕。随行官吏令精锐军士百余人拥入护卫，以防不测。刘仁轨见堂下有人行动，已知其意，大笑道：“四海一家，何见浅如是？”尽将军士叱退，解衣就寝。

当夜，四个苗女停烛于案，脱得赤条条地卧于总督身旁，相互搂抱，撩拨那话儿发动。谁想刘总督四肢如绵，气息如雷，吐气如烟，那话儿如盐浸的蜒蚰缩做一堆。众苗女顽耍的心烦兴懈，各自放倒头寻睡去了。至天晓，日色已高数丈，刘总督兀自鼾睡不醒。众苗女各自抽身起去，忙入内室将夜间之事备细与沙或迷说知。沙或迷心服，甚加敬重，亲入后堂，恭候起居。早宴罢，陪侍往东首洞中，乜律新一般大排筵席管待。当夜就宿于本洞，也拨四名标致苗女伴宿。次早到西首利把答洞中，其酒席歌舞更十分齐整，亦拨苗女侍寝。刘仁轨一连在洞中宿了三夜，才得起马回州。沙或迷等三洞主一同送出界口，再拜而别。回洞相互感叹刘总

督好处，羡慕不已。沙或迷道：“世上人财不苟取，饮不乱性，忿不激迅，这样君子咱家已曾见来。要如督爷以绝色美女伴寝三夜，竟不沾染，此天地间第一个好人。柳下惠之后，一人而已。”利把答应道：“柳下惠坐怀不乱，世虽罕见，然矫情窒欲，兀可勉强自持，不过是一时的操守。今咱们选天姿国色的美女伴寝三夜，你瞧谁不会撩云拨雨，做那般的勾当？哪想到刘圣人毫无渗漏！咱想柳下惠、鲁男子怎及得他？孔仲尼之后，仅见此君也！”乜律新道：“古圣云：‘邪不胜正，妖不胜德。’故咱们那酒、蛇二蛊，怎傍得正人君子？向后咱等各守境域，莫行妄事。”

三个洞主正商议之间，忽报蒙山洞长官差人赍书札到此。沙或迷唤入洞中，收下礼物，拆书看时：

蒙山洞辱弟骨查腊拜上：

印常侍致书于某，言皇上念汝等各洞酋长效力边陲，百姓赖以宁静，每欲大行赏赉，屡为总督刘仁轨挠阻，可谓嫉功妒贤之甚。汝等宜自为之计，莫坠彼毂中也。身者辱弟围逼龙门，城已垂破，偶因家变，暂尔回军。托台下虎威，一鼓而家丑尽已歼灭。今欲举倾洞军马，杀入果州，诛戮妒贤之贼。乞三位寨主大人各发精兵数千，以助一臂之力。所得城池玉帛，均归麾下。惟祈俯命是禱。

沙或迷看罢，将书递也乜、利二洞主看了。沙或迷道：“二位贤弟尊意若何？”利把答道：“刘督爷乃纯朴长者，决与那印常侍有什么仇隙，故致书于蒙山洞长，激其变乱。咱闻助逆为叛者不仁，谋陷有德之士者不义。咱等若信彼狂言，是自取灭亡耳！”乜律新道：“刘督爷未到任之先，彼